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九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甫田之什第十九

詩小雅

甫田疏

毛序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箋刺者刺其倉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三家義未聞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注韓倬作薊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

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注齊耘作芸耔作芋薿作儼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疏

傳倬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尊者食新農夫食陳耘除草也耔雖

本也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箋甫之言丈夫也明乎

彼大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

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

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

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

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豐年之法如此今者

今成王之法也使農人之南畝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疑疑然

而茂盛於古言稅法今言治田互辭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九甫田之什

問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
之行○玉篇草部蒔都角切韓詩蒔彼圃田毛作倬又音到詩
釋文倬韓詩作蒔云蒔卓也釋詁蒔大也邢疏韓詩云蒔彼圃
田陳喬樞云此釋文訛蒔爲蒔也盧文弨曰徐鯤謂說文無蒔
字惟玉篇竹部有之云捕具也又作罩是蒔卽罩之異文廣韻
三十七號蒔大也又四覺蒔字注引說文云草大也今本說文
作草木倒木倒乃大也二字之譌據此則韓詩本作蒔字可知
釋詁郭注蒔義未聞郭璞豈不見韓詩使韓果作蒔字何云未
聞耶然其誤自陸德明始而邢昺因之齊杞作芸耕作芋蒔作
蒔者漢書食貨志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耨長
終畝一畝三耨一夫三百耨而播種于耨中苗生葉其上稍耨
隴草因隴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擬擬芸除
草也芋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
風與旱故擬擬而盛也甸師鄭注耨芸芋也卽用齊詩說揚雄
逐貧賦或耘或耔明魯毛文同文選魏都賦李注引韓詩章句
介界也胡承珙云箋以介爲舍廬舍必於界上是鄭義本韓陳
奐云介大也止猶息也言長大其黍稷休息其民人也與二章
云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文義同黃山云甫田之詩託諷農
民農人其稱我者皆自我也與豳風食我農夫當同取其陳者
以自食待其新者備歲取之常供爾方蕤蕤而期其介止介當
如陳說止至也至於得穀也生民傳訓攸止爲福祿所止卽此
義田畯以農夫之俊者爲之釋言髦俊也又曰髦士官也田畯

農夫也則似專為此詩立訓三章田畯之畯釋文本又作俊是傳之以俊訓髦即以髦士為田畯之官農人獻新田畯致之故傳治田得穀髦士以進連言是為一事矣箋以為進其俊士之行非詩旨言治田得穀明就農人言非就王言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

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疏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社

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田祖先嗇也穀善也箋以絜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臧善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入蜡不通御迎介助穀養也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以求甘雨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齊明猶明齊即左傳絜齊也續漢禮儀志補注引蔡邕禮樂志社稷樂詩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風俗通義八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為田祖報求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據蔡說魯御作迎風俗通作御蓋後人據毛改之漢書郊祀志引詩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明齊毛文同黃山云詩言田臧未言稼熟報功為說非也首章或芸或芋黍稷擬齊說以為苗稍壯則尚未秀實明矣三章禾易長畝終善且有祝其終有則尚朱

收穫明矣如茨如梁詠在末章必無於次章言報功之理箋援古文之說謂秋祭社與四方既秋祭矣又以爲八蜡蜡則冬祭也尤無定說蓋以社者蔡邕所謂春藉田祈社稷也以方者亦邕所謂春夏祈穀於上帝也御田祖者班固所謂享先農也祈甘雨者皇甫謐所謂時雩旱禱也皆春夏王者重農所有事詩歷言之不必如箋說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疏

傳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敏疾也箋曾

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爲饁饁饁也田峻司嗇今之嗇夫也喜讀爲饁饁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饁以勸之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饗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饁之美否示親之也禾治而竟畝成主則無所責怒謂此農夫能自敏也○胡承珙云曹氏云攘卻也謂田峻之官卻除其左右之從者親嘗其饁之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黃山云曾孫爲農人親暱其君之稱上章社方御祈美王之勤農此章述王之愛農也言王來田間見婦子饁饗卻左右而試嘗其食之旨否亦示親暱爾故曰曾孫不怒謂不怒婦子之無知正喜農夫之克敏也然則攘義當如胡說嘗則不當屬之田峻田峻連上三句數見他篇亦不必相牽爲說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

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疏傳茨積也梁車梁也京高

王也箋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上古之稅法近者納穗遠者納粟米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成王見禾穀之稅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是言年收踰前也慶賜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黍稷加以稻粱報者爲之求福助於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也○黃山云曾孫之稼四句幸公田之獲多乃求千斯倉四句祈私田之大有報者神報王之勤農愛農而畀以福壽二句皆頌王之詞爾此篇箋說多不倫王肅孫毓重疑之如此章以納穗納粟遠近爲說成王巡田所至本有近無遠也又以求倉箱屬成王則穗粟仍非自民納之而司稼廩倉之官爲虛設矣何其無定說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疏

毛序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箋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饑饉矜寡

無所取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三家義未聞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注魯覃作剡俶載南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甫田之什

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疏

傳覃利也庭直也箋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為稼

可以授民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櫛陳根可拔而事之俶讀為熾載讀為苗栗之苗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苗發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苗碩大若順也民既熾苗則種其眾穀眾穀生盡條直茂大成王於是則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魯覃作剡者釋詁剡利也郭注詩曰以我剡耜陳喬樞云郭注是據舊注魯詩之文張衡東京賦介御間以剡耜習魯詩可互證也淮南汜論訓古者剡耜而耕字亦作剡皆從魯文毛作覃段借字陳奐云箋讀載俶為熾苗非也苗一歲休耕之田不得播穀王逸楚詞九章注播種也詩曰播厥百穀明魯毛文同箋訓播厥百穀為種其眾穀亦於魯說合

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

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注韓秉作卜卜報也疏

傳實未堅者曰稂根童梁也莠

似苗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蟊食根曰蝻食節曰賊炎火盛陽也箋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四蟲者恆害我田中之穉禾故明君以正己而去之螟螣之

屬盛陽氣羸則生之今明君為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
與炎火使自消亡○馬瑞辰云說文螟蟲食穀心者更冥冥犯
法即生螟二徐本心誤作葉藝文類聚開元占經引說文作食
穀心段從之是也釋文蠐或作蚩說文作蠐蠐二徐本作蠐云
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蠐蠐當從釋文引作蠐蠐本字騰借
字蠐又借作蚩呂覽任地篇又無螟蚩注蚩作爲騰後漢明帝
紀亦云去其螟蚩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蚩當讀爲螟蚩之蚩劉
向服虔並以爲短弧非蚩者蟲之借說文蠐食草根者从蟲弟
象形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蠐或作蚩古文作蚩古務牟同聲或
作蚩者猶務光一作牟光也其字亦省作牟漢書景帝詔侵牟
萬民李奇曰牟食苗根蟲是也賊玉篇作蠐蓋後人增益之字
古止作賊易林坤之革螟蟲爲賊害我五穀用齊經文說文有
螟蠐蠐而無賊齊家蓋亦以三者皆爲賊非有四也秉作卜卜
報也者釋文引韓詩文段玉裁云卜界猶俗言付與也爾雅卜
予也胡承珙云白虎通蒼龜云卜赴也小爾雅赴疾也禮少儀
喪服小記注並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是訓卜爲報猶訓卜爲赴
卜界炎火者謂亟
取而界之炎火也

有淠萋萋興雨祁祁注齊淠作𦵏魯作𦵏韓作𦵏齊萋作淠三

家興雨作興雲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疏

傳滄雲興貌萋萋雲行貌

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令
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活君德蒙其餘惠成王之
時百穀既多種同齊孰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
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爲利○齊滄作黠者漢書食貨志先
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以爲利○齊滄作黠者漢書食貨志先
有黠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釋文云有滄漢書
作黠王應麟詩攷作滄與今本同已非善本矣盧文弨云顏氏
家訓始謂興雲當作興雨陸釋文從之趙明誠金石錄載無極
山碑有曰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乃知漢以前本皆作
興雲顏氏但以班固靈臺詩祁祁甘雨爲證豈諸書皆可廢乎
愚案盧說是也自顏氏誤改而桓寬鹽鐵論水旱篇所引之有
滄萋萋二句後漢左雄傳所引之有滄淒淒四句用齊詩者皆
改爲興雨矣魯作晦者呂覽務本篇詩云有晦淒淒興雲祁祁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高注詩小雅大田之三章也晦陰雲也陰
陽和時雨祁祁然不暴疾也古者井田十一而稅公田在中私
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願先公田而及私也案所引魯詩也
韓詩外傳八引小雅曰有滄淒淒興雲祁祁以是知太平之無
飄風暴雨明矣陳喬樞云詩攷引外傳作有彛今已爲後人改
作滄御覽八百七十二引作黠三家萋作淒興雨作興雲者引
已見上段玉裁云古人止言降雨下雨無言興雨者興雲祁祁

雨我公田猶白華詩之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語意相似漢書蕭望之傳議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此齊說也趙岐孟子章句云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此魯說也馬瑞辰云稗有二義闕宮詩傳先種曰植後種曰稗說文稗幼禾也繫傳本下有晚種後熟者五字是禾之幼者曰稗禾之晚種者亦曰稗此詩無害我田稗謂幼禾也彼有不穫稗謂晚種後熟者也禮坊記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鄭注言穫者之遺餘拮拾所以爲利聘禮鄭注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穧名也繁露制度篇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馬瑞辰云說文穧穫刈也一日撮也撮卽聚把之稱是穫禾謂之穧聚禾成把亦謂之穧此詩不斂穧當從說文撮也之訓釋文以穧穫當之非聘禮記四秉曰筥鄭注筥穧名也今涑易之間川稻聚把有名爲筥者是穧卽筥之別名愚案穧穗皆禾名秉穧皆禾秉名秉與穧相對成文則穗當與穧二句相屬蓋齊與毛異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

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疏傳騂牛也黑羊豕也箋喜讀爲饁饁酒食也成王出觀農

事饋食耕者以勸之也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勞倦之爾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

○案禮曲禮鄭注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黃山云此篇託諷與甫田同甫田為天下民田則大田當為藉田帝藉之收於神倉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故末章來方禋祀以享以祀並言之亦非如箋說之專為祈報也此來字如聿追來孝之來當訓為勤方者方祀禋者禋祀祀者祀神享者享鬼故牲有駢黑陰陽之別牧人鄭注陽祀南郊宗廟陰祀北郊上帝而方祀尚在其外足知所包者廣曲禮引詩來方禋祀特就詩中方祀一事為證耳禋祀之昊天上帝非方祀所敢用祀者大事抑非可因觀農事來行之箋乃曰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悖矣鄭注禮多用齊說知五官四郊即齊家此詩方字之說也韓詩外傳三人事倫則順於鬼神順於鬼神則降福孔偕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是韓說亦非指祈報矣愚案以上引詩明齊韓毛文同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疏

毛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三家義見下

瞻彼洛矣注

魯說曰洛出獵山東南流入渭維水泱泱君子至

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注

魯奭作施以作六師疏

傳興也洛宗周漑浸水也

泱泱深廣貌。韎韐者，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韐所以代韎也。天子六軍箋瞻視也。我視彼洛水，灌漑以時，其澤浸潤，以成嘉穀。興者喻古明王恩澤加於天下，爵命賞賜以成賢者。君子至止者，謂來受爵命者也。爵命爲福，賞賜爲祿，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紵衣，纁裳也。○案洛出獵山東南，流入渭者，淮南墜形訓洛出獵山高注，獵山在西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詩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是也。此高用魯說也。漢地理志：北地郡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二字左馮翊襄德禹貢洛水東南入渭，漢歸德縣今甘肅慶陽府安化合水二縣地爲洛水出源處。王引之云：毛傳原文當作韎染韋也。今本韎下有者茅蒐三字，此涉鄭箋。韎者，茅蒐染而誤衍也。蓋毛以染韋一入之色爲韎，而不以茅蒐爲韎，故曰韎染韋也。一入曰韎，鄭以韎爲茅蒐之合聲，則以茅蒐爲韎而不以一入爲韎，故曰韎者茅蒐染茅蒐，韎聲也。若毛以茅蒐爲韎，則與一入曰韎之文自相違戾。且毛旣云韎者茅蒐染韋，則鄭不須更云韎者茅蒐染矣。孔陸所見已誤。本故不言鄭與毛異耳。魯頌作施者，白虎通爵篇：世子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奭，謂世子始行也。陳喬樞云：白虎通以此詩首章爲世子言行衣士服而上受爵命，本於魯詩之說。鄭箋三章俱就世子言，與白虎通合。亦據

魯詩爲解也又孔疏引鄭駁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間言韎韐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畱人謂之蒨是蒨以茅蒐爲韎韐聲皆用魯訓愚案奭魯作施施奭並訓赤音義相通世子除喪士服來朝既見天子而受福祿已爵命之矣適有征伐而任軍將則服韎韐以奮起六師言其賢而材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韎韐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疏

傳韎容刀韎也韐上飾珌下飾也天子玉韐而珌珌諸侯盪

琫而璆璆大夫璚琫而璆璆士琫琫而璆璆箋此人世子之賢者也既受爵命賞賜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德如是則能長安其家室親家室親安之尤難安則無篡殺之禍也○胡承珙云公劉傳下曰韎上曰琫並不言飾可見韎爲刀室琫珌所以飾韎左傳藻率韎韐韐卽韎也或作韎此亦韎琫連文而不及珌與公劉同杜注乃云韎刀削上飾韐佩刀下飾宜劉炫規其過也正義傳因琫珌歷道尊卑不知出何書說文琫佩刀上飾也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珌佩刀下飾天子以玉段注毛傳天子以珌說文珌蜃甲天子玉琫而珌珌此當作天子以珌諸侯以玉又說文珌蜃屬禮佩刀士琫琫而珌珌盪金之美者與玉同色禮佩刀諸侯盪琫而璆璆段云天子玉琫珌珌備物也諸侯盪琫璆璆讓於天子也璆美玉也天子玉上諸侯玉下故曰讓於天子也大夫鐻琫璆璆銀上金下也士琫琫珌珌

有玉珧之稱貴於珣自諸侯至士皆下美於上惟天子上美於下案說文與傳互異天子蓋琤琤異物若諸侯璽琤璽金為璽其美者為璽是諸侯琤琤同以金為之所以別於天子也王莽傳璽琤璽璽璽同亦上下皆用金之證璽璽琤璽是傳夫皆以璽為之士皆以璽為之說文諸侯璽璽璽璽是傳寫之誤公羊莊四年何休解詁詩云君子萬年明魯毛文同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疏箋此人世子之能繼世位者也其爵命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疏毛序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箋古者古昔明

王時也小人斥今幽王也○三家無異義

裳裳者華注魯韓裳作常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

寫兮是以有譽處兮疏傳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箋興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

也明王賢臣以德相承而治道興則讒諂遠矣觀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則我心所憂寫而去

矣我心所憂既寫則是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憂者憂讒諂並進○魯韓裳作常者廣雅釋訓常常盛也是此詩裳裳之異文說文常或作裳廣雅所引魯韓詩蓋作常常潛潛潛也言賢者功臣世澤之盛如此華葉之茂也之子指世祿者言我見之子則我心爲之輸寫也我心爲之輸寫兮是以眾口交推常安樂而處之兮譽處義與蓼蕭篇同不作聲譽解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覲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

有慶矣

疏傳芸黃盛也箋華芸然而黃興明王德之盛也不言

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政有禮文法度是則我有慶賜之榮也○馬瑞辰云芸者賑之借字說文賑物數紛賑亂也今作紛紜賑謂多則盛也不言葉畧也言我覲世祿之子維其有章服之美矣維其有章服之美是則由明王篤念賢者功臣之後加之慶賜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覲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疏

傳言世祿也箋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興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我得見明王德之駁者雖無慶譽猶能免於讒詔之

害守我先人之祿位乘其四駱之馬六轡沃若然○或黃或白言雜色俱極其盛非有所貶抑也我覲世祿之子得乘四駱之

馬其六轡潤澤而沃然我則居此世爲可幸也蔡邕集胡廣黃瓊頌沃若六轡用魯經文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注魯維作唯疏傳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似嗣也

於國維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今遇讒
詔並進而見棄絕也○說苑修文篇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
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無所不宜也是故韞冕厲戒立
於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經杖立於喪次賓
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於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
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
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
之謂也陳喬樞以說苑所引詩傳卽魯詩傳之文與荀子不苟
篇引詩言君子能以義屈伸變應韓詩外傳言周公事文武成
三王三變以應時諸說合君子卽謂世祿之子言明王能厚愛
賢者功成之後其後人自能嗣美而克副上之任使矣魯維作
唯者新序雜事一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維作唯潛夫論邊議篇引詩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案
三家皆不作維此魯文當作唯或作惟後人妄改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言三家事集正

卷一

桑扈疏

毛序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箋動無禮文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也○三家義未聞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注魯說曰胥者相也

疏

傳興也鶯然有文章胥皆也箋交交猶佼佼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興者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

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胥有才知之名也祜福也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此詩以桑扈之往來有文興君臣之威儀升降故不如小宛傳以交交為小貌扈與屬通即布穀也短言曰扈長言曰布穀有鶯猶鶯鶯也鶯鶯形容羽領文章之美文選射雉賦徐爰注鶯文章貌也詩云有鶯其羽與白帖九十五引同鶯作鶯白帖九十四引詩仍作鶯云鶯文彩也蓋鶯鶯通用說文無鶯字鳥部鶯鳥也引詩有鶯其羽段注今說文必淺人所改謂不當訓鳥也胥相也者新書禮篇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此魯說司馬相如上林賦樂樂胥揚雄長揚賦肴樂胥又曰受神人之祜福皆用魯經文班固靈臺詩於皇樂胥用齊經文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疏

傳領頸也屏蔽也箋王者之德樂賢